

当年万马鸣秋风

——寻访八路军东渡抗战故地散记

■卜金宝

敌,英勇战斗,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,年仅23岁。薛来源说,当年父亲奉命到庙前渡口迎接八路军先遣部队,将部队接到刘村。八路军指战员士气高昂,阵容严整。来到村里后,立即帮老乡挑水扫院,见到老乡说话和气。他们规定生小孩的人家不能住,有年轻妇女的人家不能住,借东西要还。当时部队借了一位大娘的一把勺子,特意在门外的墙上画了一把勺子,以作记录。待部队离开时,将勺子还给主人,才将墙上画的勺子擦掉。

薛来源还告诉我,八路军的部队离开刘村时,带队的指挥员送给他父亲一把军刀。父亲带着这把军刀发动群众,与日寇进行斗争。父亲牺牲后,母亲含泪将这把刀藏了起来。这把刀被他家视为传家宝,珍藏了72年。

4月10日下午,我和家乡一群志愿者赴天津市拜访95岁的离休干部牛青彦。牛青彦是荣河镇金井村人,1949年6月入伍,跟部队南下,后来转业到成都市新都配件厂,1980年离休后回到家乡金井村。因年高多病,近年跟随儿子住在天津市。牛老说,1937年秋,他亲眼看到东渡黄河的八路军部队千余人从黄河对岸芝川镇渡河,在庙前渡口一带上岸,来到宝鼎老城南门外(后来叫金井村),四位指挥员分别住在潘家堡、潘家荣、潘温侯、潘良亭等四人家里。那时他在宝鼎小学读书,他和其他同学到城外目睹八路军部队的风采。八路军纪律严明,离开时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根据党中央的安排,周恩来、彭德怀等前往太原,与阎锡山谈判我军开往华北前线抗日作战事宜。同时,我八路军部队派出先遣人员先期过河,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为确保部队顺利渡河,还特别强调,一要保证船工的安全,二要听从船工的指挥,三要每天发给每个船工5斤粮食,让船工吃好、休息好。

2010年4月22日,我在上海拜访原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思禄将军。当年他曾任第115师第343旅警卫连排长,旅长是一代名将陈光(刚改编时只设旅长、副旅长、参谋长,没有设政委,萧华任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,参加平型关战斗,后任第343旅政委)。第343旅作为先遣部队,从陕西韩城渡过黄河,在荣河县庙前渡口上岸,行军至侯马火车站上车,日夜兼程到原平下车,再步行到达平型关以西的大营,随即,我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,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杨思禄将军得知我是万荣县荣河人,伸出拇指说:“有了东渡,才有北上,才有平型关大捷、奇袭阳明堡、浴血雁门关,才有抗战的全新局面。你的家乡为抗战立了功。”

3月27日,我在黄河岸边的刘村见到抗战烈士薛维奇的儿子薛来源,他今年83岁了。1939年,薛维奇受党组织派遣,任荣河县牺盟会锄奸团团长,在参加围剿地方反动武装蔡庆山部和抗日斗争中,有勇有谋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一次,在距荣河县城十余里的光华执行任务,与日寇狭路相逢,他不畏强

敌,英勇战斗,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,早年考入山西太原高级师范学校,曾创办蒲坂中学,任校长,桃李满天下。他的学生中有李雪峰、姬鹏飞等后来的风云人物。

1937年9月的一天,贺龙率第120师东渡黄河,于庙前渡口登岸,攀上晓月坡头,傍晚驻扎周王村。贺龙住在村长张嗣谦家的后院。当晚,县政府派人赶到周王村会见贺龙,谢竣作为社会贤达参与会见。翌日,在自卫队驻地的村东头搭起临时舞台,谢竣代表县政府致欢迎词,向贺龙送去他书写的“精诚团结”四个大字。贺龙了解到荣河县正处于党组织建立阶段,人民武装自卫队刚刚成立,荣河县第一任县委武装委员黄狄秋被任命为总队长。自卫队枪支弹药不足,队员思想不稳。贺龙勉励大家,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。他首先分析形势说,当前抗战是敌强我弱,我们必须学会打持久战和游击战。他剖析“亡国论”“速胜论”两种论调,指出它于国于民没有一点好处,万万要不得。谈到自卫队的困难,他说,人多枪少是个不利因素,但也有好处,比如转移就比较方便,打了胜仗也有人背枪,护送伤员,也有掩护。贺龙富有哲理、饶有风趣的一席话说得队员们茅塞顿开,信心倍增。

部队离开周王村时,贺龙叮嘱勤务员到炊事员处拿了一个淘米的大篋勺,赠送给谢竣以表谢意。这个大篋勺被全巷道的人借用达50余年,全村人都知道这是“贺龙送的大篋勺”。

贺龙率第120师驻扎周王村的情形,在开国中将王恩茂的夫人路岚送给我的《王恩茂日记》中有记录。王恩茂在战争年代坚持日记,留下许多十分珍贵的史料。他在1937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行军,由芝川镇到周王村(40里)。上午6时从芝川镇南门出城,到达黄河岸边集合,7时登船,在船上休息了一个多钟头,始开船。坐在船上约4小时,顺利到达河东岸。河边有一里多烂泥路,插足七八寸,不好行走。到达山西荣河县城,经过宝鼎(原荣河老城)、仓里村、上朝村,进到周王村宿营,离荣河新城八里。今日的特点:一是顺利地渡过了黄河,过去一方面军、四方面军都渡过了黄河,但是都是经过了血战渡过去的,而这次渡黄河是很和平地渡过去,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。二是离开了陕西进入了山西,也就是由西北进入华北。我们为了北上抗日,进入西北已两年多了,现在离开了西北东进抗日,将开展全国全民族胜利的抗战。”

王恩茂这篇不足300字的日记,将八路军东渡黄河的特点及意义,表述得十分清晰。

1937年9月下旬,刘伯承师长率领第129师渡河后,前行至周王村外大路旁,宿营休息。

4月11日下午,我随荣河村一群老党员来到周王村。周王村的谢纪成带我们到村的西边,重走当年第129师从庙前渡口上来的小道,实地察看当年部队休息的地方。

山川览胜

灿烂文化,大美中国

上海最高的山在海上。山为一座岛,岛谓一座山。山名曰大金山岛,远浮在杭州湾外的东海。霏霏的阳光里,我乘船来到岛上。岛上人稀,猴多,脚踏踏实岛上的林阴道,前方的树梢便“哗啦啦”地动了,愕然间,一群猕猴攀树而至,眼神熠熠。我们想近前看看,猴群中一声长啸,似片片树叶通入林间,踪影霎时不见了。岛上树多,多得让人难以抛开路径信步而走。直立的、分蘖的、歪躺的、虬曲的,一棵棵、一丛丛地挡在道旁,压在头顶,让你路旁去不得,脖颈伸不得,脚步疾不得,视线远不得。

雪梨、白檀、枸骨、杜荆、藤藜、红楠、海桐、乌桕、丝棉木、南蛇藤、天竺桂、野生香樟、舟山新木姜子……同行的友人识树,说着一棵棵树名。树木粗大,老成怡然,远比我们这些访者年长。它们几百、甚至上千岁了,斑驳不言,把日转月移的时光藏在苔藓纷披的身上,收在粗砺沉静的枝上,涵在婆娑轻盈的叶上。道旁崖壁上横斜出一棵朴树,杜似野象,扭曲如蟒,树干铜锈般褐黝,铁铸似坚硬,周身的筋络俯仰起一个个陈年却生动的瘿结,缱绻出岁月深处的雄奇。它古远高韵的身子今朝所萌,它突

大金山岛纪行

■杜文涛

如其来的样式何力所致?人,忖思不出。树木是古老的,攀爬的藤也是古老的。两根茶缸粗的褐色藤蔓麻花似地扭结在一起拔地而出,伸向空中,半空里被一茎略显细微的藤萝穿隙而过。它们当初最早的一系,实难想象是怎样的。经年的腾挪里,它们又是如何伸扯的?时光对山水树木的撮合,人,也难猜度得出。山林少花多果,树上、草上缀满了酡红锦红的籽实,嫣红点点,一路旖旎,为山林描涂上了绚丽的色彩。枝杈上、草茎上,不时地有鸟儿啾啾,那时令的山果,是它们等待了又一年的珍藏佳肴。

平旷处有坍塌的青砖遗址,树木掩映了屋的走向与多寡。屋基一角砖石砌筑的一方灶膛里,斜斜生出一棵枝蔓繁盛的野桐,述说着这多年前屋中的烟火味。屋随泉筑,泉引人掬。废弃的屋基不远处,汨汨地响着眼山泉,草木遮蔽了水的来,又掩饰住了水的去,只留下从山的胸腔里哼出的浅浅低唱。

再行,茂林里露出一孔隧道样的洞口,树藤垂织其上,挡住了好奇的目光,难知其深,也不晓洞中模样。同伴说,这岛上20世纪60年代前后驻扎过部队,这隧洞也许是部队挖的坑道,那路边的旧屋场,或许是原来的部队营房。山道拐拐弯弯,引我们来到山顶。山顶兀陡,建有高耸的白色小楼。那是雷达站,亦为夜航的航标塔。楼门紧闭,楼前的半圆形台阶可供人驻足憩息。回身俯瞰,山的形状放大了为岛的式样,似菱形的梭,又似昂首的船,立足处,便为船的最高处。举目顾盼,岛的两侧不远处各卧着座小岛,似鲸,像龟,这便为脚下大金山岛伸臂相挽的小金山岛和浮山岛。抬头远眺,大海茫茫无际,远远的海面上只有点点的几艘船影慢慢驶过。天蓝蓝,海蓝蓝,云暖暖,风暖暖。柔柔的阳光照下来,山林一片恬谧,偶尔的几声鸣叫,衬出了山林静美、鸟鸣悠长。峰回路转,下山途中,我们看到了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春风在途,故乡在望。2021年清明假期,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湖南常德。前些年每次回乡都是行色匆匆,很少有时间在故乡的山山水水间走走看看。这一次回来,时间很是从容,得以饱览故乡美景。又是一年春风暖,繁花锦绣沅澧岸。湘、资、沅、澧,洞庭四水,有沅、澧两水横贯常德全境,沅有芷兮澧有兰,屈子的吟唱让这片大地诗化了千年。四月芳菲,春意正盛,在城市与乡村间行走,所见所闻所感,我不由得想起中国常德诗墙上面那一幅山水画的主题,沅江水暖,澧水花繁,好一派盛景江南!

同春是我清明回乡的第一站。生于斯,长于斯,故去多年的父母长眠于此。每年清明,只要有时间,我必得回到同春,回到沅江岸边这座安静秀美的洞庭水乡,以最传统的礼仪为父母扫墓。清明节是中华民族隆重的祭祖大节,礼敬祖先,慎终思远,缅怀祖德是华夏民族的敦厚习俗,已传承千载,这不仅是怀念祖先肇路蓝缕、创业持家之精神,也是延绵华夏子孙家国情怀的纽带。归乡祭祖,落叶归根,不忘故人,牢记祖训,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,抒发着人们尊祖敬宗、继志述事的道德情怀。传统节日与传统文化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,能够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,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。每一年的清明节,我都会捧上一束鲜花,在父母墓前祭拜,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感恩故乡、告慰父母;同时,也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告慰后人,无论走多远,都不能忘了故土先人,要时刻做人民利益的维护者。”

会后,全旅各团、营立即传达会议精神,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严格检查纠正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。从荣河赶到通化镇,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为了不惊动老乡,指战员睡在街口巷道,第二天清早还把巷道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当地群众为之感动,抬着猪肉,挑着红枣,纷纷走上街头,慰劳部队。对此,陈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晨雾。五时三十分出发,经荣河镇,通化镇到孝原宿营……沿途麦田践踏不堪,察其足迹多系骑兵,今晚令各团、营严格纠正此事。”

八路军从庙前渡口上岸北上,在万荣大地上播下了抗日的火种,大批热血青年纷纷跟随部队参军抗日。据万荣县党史资料记载,仅贺龙率领的第120师离开万荣境内时就有近千人员踊跃参军。1937年8月31日,时任荣河县牺盟会特派员董浩天赋诗一首,记录下当时的情形:“东渡红军过荣河,抗日救国扩牺盟。工农商学党领导,战胜敌顽旗更红。”

4月8日上午,万荣县老干部局组织老干部重走八路军东渡黄河经过的张仪古道。时值正午,太阳照在宽阔的河面,曾经咆哮浑浊的黄河清澈平静。站在庙前渡口向西眺望,芝川镇及闻名中外的司马迁祠依稀可见,河面上有许多鸟儿盘旋,附近岸边的村民或垂钓散步,或游览赏满华夏的神祇后土祠。此情此景,令我浮想联翩。同行的一位领导要我给大家讲讲八路军东渡黄河的历史。我满怀深情介绍了连日来采访的所思所想。我说,我们脚下的庙前渡口,84年前八路军东渡黄河,从这里上岸,开赴抗日前线。我们把这段历史留住,让更多的人了解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,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,就是用实际行动纪念建党100周年。

岛的另一面。顺着海边的防波堤道行走,在海山相接处,我又见到了一个隧道式样的坑道口。这坑道会和先前看到的岛那面的坑道相连吗?坑道由水泥石块筑就,坑道口裸露,我冒险走了进去。坑道直通,道壁了无文字,十多米深处一方石墙挡住了去路,遗憾中慢慢退出。忽然,坑道口外石缝水泥粘结处一行细微的字进了我的眼中。我俯身细看,字迹刻写着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”,字下面刻画着一只站立着的虎。看得出,字和画是在水泥涂抹后半凝固状态时用坚硬的细铁棍刻下的。

“一九六二年”,是防匪蒋介石集团“反攻大陆”的备战时期。想象得出,这东海里的近海岛屿该有着怎样的临战状态。假若这坑道为原驻军所建,那刻写人便应当是位军人了。这位军人他有着怎样的相貌,刻画时他年龄几何?我蹲在坑道口,眼系在字迹上,心里升起缕缕的联想。“一九六二年”,这也是我的出生年,十二生肖中的属虎年。现如今,我已老,那位刻写人想必也已老矣。他故乡何处,今日他又在何方?坑道口前长满了芙蓉菊和垂盆草,开满了香香碎碎的狗尾花和野菊花。身后的海水微澜不惊,洒满澄澈的阳光。头顶上几只海鸥低低飞过,送来了它们好听的吟唱。

归途的船驶离岛岸。回首别离,迎面的山坡上几丛树林轻轻摇曳,是海上的清风拂到了岛上,还是那群迎接我们的猕猴在向们我们致意挥别?

最是一年春好处

■蔡多文

旅游景区、休闲度假区,蝉联全国文明城市……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,所见所闻则更加令人振奋。一江两岸,从江北城区到江南城区,横跨沅江的4座大桥一座比一座更通畅更漂亮,还有了城区中轴线上的过江隧道。乘车从隧道过江,几分钟就到了江南城区。放眼江南城区,我惊异于眼前所见,宽阔整洁的街道、现代化的高楼、车水马龙的街市、时尚大气的广场、鲜花绿树掩映的街心花园里悠然自得的人们……记忆中那个因为桥南大市场而拥塞不堪、常德人口中惯常的“桥南”犹如涅槃的凤凰,真正成为了可与江北城区比肩的现代都市。一座高标准高水平规划设计的江南画墙,也再一次刷新人们的记忆,和江北的中国常德诗墙两相辉映。

常德是革命老区,是一片红色的大地,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开拓创新精神的梦想之地。盛景沅澧、绿染江南。这样的江南,真好!



山溪(中国画)

郭石夫作

长征

第5167期

